

“小红帽”译介掇琐

杨焄

近现代以来文言与白话从针锋相对到并立交融的嬗变过程，也可以借助外国文学翻译这个独特的视角来予以考察。就“小红帽”故事的译介而言，就存在文白异趋、此消彼长的现象。比起翻译时语词的选择推敲来，更重要的则是如何去揭示故事的主旨，以帮助读者理解体会。

“小红帽”的故事流传久远且屡经嬗变，美国作家凯瑟琳·奥兰丝汀为此专门写了本饶有趣味的《百变小红帽：一则童话中的性、道德及演变》（杨焄译，三联书店，2013），围绕着精心设定的十个专题，历数几个世纪以来纷歧多元的传写、改编和再造，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其中所折射的社会观念及文化背景。可惜为了讨论的便利，撷取的素材都源自欧美，对其在世界各地的流传衍化尚无暇论及。而实际上，仅以近现代中国为例，在译介这则家喻户晓的童话的过程中，就颇多耐人寻味之处。

佩罗版的翻译与删改

尽管“小红帽”的故事雏形可以一直追溯到中世纪，但近代以来的记录则最早见于法国作家夏尔·佩罗的《鹅妈妈故事集》，有不少汉译本就是以此为据的。有的译者直接注明作者的法文姓名 Perrault，如叶云译《小红帽子》（载1936年《黄钟》第八卷第四期），让人能够一目了然。有些则将其姓名译为汉语，稍事比勘也能明白，葛孚英译《小红帽子》（载1922年《妇女杂志》第八卷第七号），便交待原作为“法国白罗勒作”；胡端译《小红帽子》（载1932年《汇学杂志》第六卷第九期）在最后一则按语，指出这个故事由“法国童话家加禄贝禄演为法文”，这篇译文，是法文译出来的”；



↑大灰狼对小红帽说：“嗨，我是你的 Facebook 网友。”这是“小红帽”故事在当下的演绎，可以用来提醒人们防范虚拟世界里的危险性。

←1927年插图 Little Red Riding Hood

均资料图片

而戴望舒翻译的全本《鹅妈妈的故事》（开明书店，1929年），则将作者署为“沙尔·贝洛尔”，在《序引》中更是要言不烦地介绍了他的生平和创作。

不过，这些译者并没有如实地译出全文，各家译文在述及野狼吞噬小红帽后便戛然而止，无一例外都删去了原作最后一段韵文体的“训诫”。《鹅妈妈故事集》原名《附道德训诫的古代故事》，每当讲述完一个故事，佩罗都会义正辞严地揭示其要旨。《小红帽》后所附的训诫中有这么一段：“有些狼相当迷人，/不会咆哮，也不粗鄙。/甜言蜜语，舌灿莲花的人，/跟随年轻女孩/进她们的屋子，/直

到床边。/但注意啊！众人皆知/这就是圆滑的狼，/最危险的一种狼！”（引自《百变小红帽》）诚如奥兰丝汀所言，佩罗版《小红帽》其实是一则颇具情色意味的性爱寓言，如果说这层隐喻在正文中尚嫌暧昧含混，那么在最后的训诫里就显得直白无误了，而其目的正在于捍卫当时的道德观念，“警告社会上年轻的女子保持贞洁”，因为“野狼是个时髦、迷人的巴黎上流社会人士，擅长勾引年轻的女子”，“夺去年轻女子的贞操，亦即剥夺她们在买卖婚姻中的筹码”。这些涉及性道德方面的忠告，毫无疑问并不适宜用来教导年幼的孩子。对于将其视作

儿童读物的汉译者而言，在翻译时就不不得不面对这样左右为难的窘境。所以戴望舒在《鹅妈妈的故事·序引》里，一方面要强调自己“是从法文原本极忠实地译出来的”，以示译笔的准确可靠，可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坦陈，“贝洛尔先生在每一故事终了的地方，总给加上几句韵文教训式的格言，这一种比较的沉闷而又不合现代的字句，我实在不愿意让那里面所包含的道德观念来束缚了小朋友们活泼的灵魂，竟自大胆地节去了”。佩罗的故事并非专门为儿童撰写，所附训诫也确实有点不合时宜，熟谙法国文化的戴望舒当然心知肚明，只能径直

将之删除殆尽。

佩罗版遭人诟病的另一个地方，就是野狼最终装扮成外婆吞吃了小红帽，读来不免令人毛骨悚然。汉译本对此倒是轻描淡写，如戴望舒译为“于是，说了这句话，这凶狠的狼便扑到小红帽身上，将她吃了”，其余各家译文也大同小异；而时隔数十年，同样根据法文版的一个新译本则作“狡猾的老狼觉得话说到这里可以止住了，再不动手恐怕会夜长梦多，便露出凶相，大声嚎叫着‘牙长吃起你来更方便’，猛地一翻身，扑到小红帽身上，咔嚓咔嚓几下子就咬碎了这个可怜的小姑娘的骨头，把她也吞到肚子里去了”（董天琦译《佩罗童话》，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前后参照比较，可见早期译本刻意做了不少简化，目的想必是要尽可能冲淡血腥恐怖的气氛，实可谓用心良苦。更有甚者，戴望舒去世后，其译本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在1955年出过一个新版，编辑者擅作主张做了不少删改。此后由不同出版社改版重印的戴氏译本都萧规曹随，承袭着这个后出的删改版。而其中《小红帽》的结局发生了彻底扭转，完全抛开原作而改为“这凶狠的狼说了这句话，就向小红帽扑去，想把她吃掉。正在这时，跑进来几个樵夫，把狼砍死了”，小红帽居然有惊无险，绝处逢生。究其原委，恐怕是编辑觉得原来的结局令人不寒而栗，并不适合作为儿童读物，遂不得不越俎代庖。

（下转5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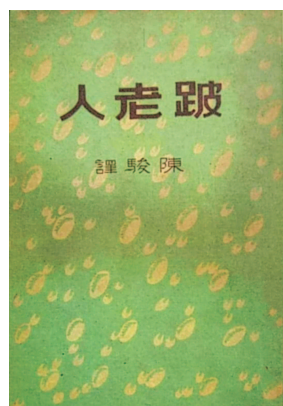
凯瑟琳·奥兰丝汀《百变小红帽：一则童话中的性、道德及演变》



戴望舒译《鹅妈妈的故事》，开明书店1929年版



孙毓修《欧美小说丛谈》



陈骏译《跛老人》



张亦朋译《格林童话全集》